AE
2
L37
1775
v.16

EAST ASIAN LIBRARY
RM 8049 ROBARTS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TORONTO CANADA M5S 1A5

七修續稾卷五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詩文類

廣陵散

晉書載嵇康嘗遊會稽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忽客至自稱古人與談音律辭致淸辨索琴而彈曰此廣陵散也聲調絕倫遂授於康誓不傳人不言姓而去及康將刑東市顧日影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而今絕矣海內至今莫不痛惜又琴書曰嵇

康廣陵散本四十一拍不傳於世惟康之甥袁孝尼能琴每從康學而不與後康靜夜皷之孝巳竊從外聽至亂聲小有間息康疑有人推琴出戶果見孝巳止得三十三拍後孝巳會止息之意續成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而世亦罕聞焉予少曾學琴亦聞其無傳也嘉靖已巳宿何書顧東橋書室見有神奇祕譜三卷乃明臞仙所纂首列廣陵散共該四十四拍序其原出隋宮傳唐宋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題并譜餘曲六十有一若世所傳顏回雙清之類絕

少也惜譜多難抄今止錄其廣陵一曲詞名則具而音譜亦畧之也曲名廣陵散者因時晉乘魏際王陵毋邱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俱爲司馬所殺揚地名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音哀傷痛息容稱古人者乃伶倫也皆他書所考云耳

開指一段　小序三段　俱名止息

大序五段　井里　申諴　順物　因時　于時

正聲十八段　取韓　呼幽　亡身　作氣　含志　沉思　返魂　徇物　衝冠　長虹

寒風 揚名 發怒 含光 烈婦 沉名 妝入 按劍

亂聲十段 峻迹 同志 寸質 用事 歸政 辭卿 譬畢 氣銜 終思 微行

後序八段 會止 長吁 息意 傷感 意絕 恨憤 悲志 亡計 嘆息

謎序文

余舊得一敗帙鼠齧之餘零落太甚唯序可讀乃謎社之書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一不全謎社便覽一冊謎家姓氏書名字母門類所宜不宜之格諸凡備矣亦錄其序文纖之前序蓋前序搜獵當家故事可謂博也後序推解隱語之義可謂精也不重

復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備一家之典故收之於稿庶謎社君子因得以求訪焉耳然前文失收髮倩之鼓謎後書失收玉連環之名

千文虎序

夫謎者隱語也蓋擬詩義而爲之周道衰微禮義廢弛故各國之詩人歌謠各國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不欲明言而托于物主文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誡如關雎正后妃之德桃夭以喻夫婦鶺鴒以喻兄弟皆以意逆之隱語因茲而發其端

白后漢蔡中郎邕嘗夜過曹娥廟以手捫邯鄲淳之碑遂成八字鐫之于碑陰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後楊修解之曰兩字包一字絶妙好辭此謎之始也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酣觀袒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辯之曰三山橫兩入從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斫肉與秤同有人辯得賞金鍾彭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書十二字于官舍壁間曰西川狗百姓眼馬包兒御厨飯宋齊邱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獨眠孤館至宋延祐間東坡山谷秦少游王安

石輔以隱字唱和者甚衆刊集四冊曰文戲集行于世金章宗好謎選蜀人楊圃祥爲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間浙省掾朱士凱編集萬類分爲十二門何以爲類引孟子曰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摘選天文地理人物花木等門四般一同者故爲之類也號曰揆敘萬類四明張小山太原喬吉古潮鍾繼先錢塘王日華徐景祥燊輩諸公分類品題作詩包類凡若干卷名曰包羅天地惜乎兵燹之餘板集皆已淪沒無一字

可存予友賀從善者世居錢塘幼好讀書醫藥以自給亦能隱語凡有詩謎若干篇後習者家之翌日踵門袖出一集面書自知風月乃問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風月者卽獨脚虎兒也曰何以顏兹名予曰嘗聞先輩云更作三句以成詩惜乎獨有一句更難於謎故號曰獨脚虎從善曰講鑿之予視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難乎何則千文缺一句則不可若魚鱗之狀中間難包之字多矣觀其用心之處抽黃對白諧聲假意轆轤拆白街談

而語千奇百怪應帶欵曲燦然靡所不備予謂從善曰胡不鋟梓印行以補將來之學者得不泯絶此家之風味也從善曰恐儒者之所薾予曰薾此者腐儒也東坡之才博學宏詞無所不覽尚寓心于此何況于後人乎雖曰得罪于聖門亦不害于大義唉蛤蜊自與知味者道抑亦可以發一時之懷抱爾從善曰諾于是書此以識之

續編謎社便覽序

謎者何隱語也隱微之語乎曰否隱僻之語乎曰非

也何以謂之隱語曰所包者廣所藏者深惟其廣而無窮是以深而難知也其無窮非隱微而難知非隱僻乎曰不然隱微者聖賢性理之奧隱僻者後漢讖緯之書皆非此之謂也然則吾儒亦有隱語乎曰石鼎聯句者軒轅彌明序參同契者鄒訢是韓昌黎朱晦菴隱其名於謎也曷爲廣而無窮深而難知也曰蠶絲牛毛尭棟汗牛字書之繁也道聽塗說井蛙甕雞學識之拘也字義何如漢文之習而高爽之展也才識何如楊修之敏而曹操之遲也其曰謎社何也

如里社之社衆之會蓮社之社禪之機也謎有社而欲求其窮所難窮知所難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詳載于便覽知事者觀之勞心苦思自有以克其才引伸觸類自有以遲其義也然則便覽作於何人曰前人作者多有遺集續此編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則雷封衞陽子也

鬼神誠格

嘉靖壬寅七月醫婭慶家偶爾西簷火起隨撲滅之明日移東或南續發者五日人以爲五通神之爲也

予祭卽息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數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誠能動神果然也併文紀異示我後人

祭五通文

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發毀厇燎簷鄰里驚憂人皆曰五通神之爲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氣以生爲心豈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爲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恥神當爲民誅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無棲狂背求祀予今申祭於神擇日廟祀神亦體

民之必從正而息邪可也否則忠言不省必將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歸亦豈神之利也哉惟神鑒之尚饗

祭井文

父甃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冽其泉載汲載飲施及鄰焉今胡告涸無本稱源敬陳薄奠再浚再搴希神普化上出清漣混混不竭顯神之權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永賴傳之簡編

詩句用古

予嘗次顧俞書自壽之詩數首內一律頸聯有酒尊花圃閑留客清簟疎簾看奕棊後會顧曰詩惟偷意可偷句耶因指簟簾之句予于是覺之對以一時忘其爲杜也過日思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乃用南部新書內嚴惲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豈東坡故用此二句耶固終不佳偶爾亦不爲大失

瀑布詩

予嘗咏瀑布有青天有日雪常落白晝無雲雨自飛之句客過而誚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續爲一絕界破青山原好句裁成體用任人譏葢以徐詩固似粗直不至如或人所譏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詩而爲詩意特不犯預先偷句之誚哉予曰昔東坡送人守嘉州詩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江羌水流謫仙此語誰解道請君見月時登樓然却全用李詩二句足成其意特非其偷哉況後二句亦覺粗直東坡亦安得有唐人之蘊藉耶特一時取巧自成一體不害

其爲詩也

宋宮觀潮圖詩

嘗於先輩葉南屏家見元人題宋宮觀潮圖詩皆雄富雅健感慨悲壯因假回錄之楊維禎詩云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劈龕赭門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刼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朽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鼇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三十年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帝㬎道　練川嚴恭山[illegible]

觀潮圖索余詩爲首唱且曰得奇奇語始可抗浙江之奇觀纔遣金露澆渴顙飲酣爲之吐錦囊句時至正廿年秋八月初楊維禎在玄白亭試奎章龍香寶劑書奉鳳味者玉瑺瓏也

又　　張仁近

神鮪怒決滄濱水浪沸波騰亘天起巨靈擘山山爲開玉龍捲雪從東來腥風撼地坤輿剖長江萬鼓雷霆吼雄威欲吞吳越軍强弩三千皆縮手金堤既成事已非錢塘江上開皇畿雕闌玉檻照東海貪看秋

潮志黍離中原不復民易主百萬貔貅宿沙渚倚樓望潮潮不來六帝同歸一邱土人間廢興何代無誰能耽樂思艱虞良工不解寫無逸丹青却作觀潮圖

又　張憲

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蕪炎精烱烱照吳會大築錢塘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倣雲幕生移艮岳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雲龍飛鳳舞峯巒𢫬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銃銃靈鼉振天鼓海開

一綫截江來雪壁銀城簫飛舞吳商楚賈千萬[illegible]
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土長驅逐北乘風濤
烟霞蒼蒼繞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編民事醉
醺坐使中原歷年齡因循六帝不復讎西風八月凭
江樓欑宮人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傾盡
師臣逐軹道人稀子嬰哭繡胸交頸踏淚兒反首誰
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人
指塔話楊璉三十六宮秋草腓　至正二十一年秋
八月既望自姑蘇來雲間寓延慶方丈雲谷講師出

宋宮觀潮圖徵詩嘗記父老言宋亡時丞相伯顏駐師沙上潮不至者三日又記庚午歲正月十四曉有雷自北高峯飛至故宮塔頂火不滅者二日撫卷憶舊不覺慨然爲賦七言長詩一解適宋仲溫至遂命書之

又　楊基

君不見十五湖上月十八江上潮君王連日醉伐鼓更吹簫簫聲忽如天上落大內臨江起飛閣繡戶朱楹十二闌嫦娥歲歲朝觀潮樂潮水信可定日夕來朝

宗人必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兩宮未雪恥屢下班師詔白馬素車神何不令天吳磔食大奸髓奸髓不可食國恥不可滌嗟爾江上潮雖雄亦何益潮無益於人看潮徒損神橫江鐵騎來三日飛埃塵歷數固有歸爾潮胡不仁致令鸞鳳雛戚戚悲殘春春光浩無主花落隨暮雨回首幾秋風旌旗又如許又如許君忽悲古來在德不在險一杯之潮安足奇

右四詩無大高下可謂勍敵四集或有或無聞其卷今亦亡之矣又安能永傳其詩哉感慨之間錄入七

修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張憲號玉笥字思廉皆會稽人仲溫名克長洲人鳳翔同知楊基字孟載號眉菴吳人仁近疑爲崆峒生也

四言咏物

四言古詩與咏物之體其義相似詩家第一難者古詩模擬太深未免蹈襲風雅多涉理趣又似銘贊如咏物太着題則粘皮帶骨而卑陋稍出格則捕風捉影而空疎較之歌行相去遠矣

鐵氏二女詩

鐵鉉河南鄧州色目人也革除間參政因忤成祖被誅二女金兒玉兒發教坊司女誓不受辱而色長陳儀特護持之仁宗卽位命官至教坊査審放出皆令適人因而各上詩一律謝恩長詩曰教坊脂粉洗鉛華一片堅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粧鏡兩淚空流濕絳紗今日相逢白司馬樽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肉傷殘舊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娼涕垂玉筯辭官舍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色向人羞學倚門粧春來雨露

寬如海嫁得陶郎勝阮郎或云少女原許阮主事後
朝命配陶某故云

弔顏詩

沛縣知縣顏伯瑋廬陵人也太宗靖難師過沛顏死
節焉太師楊士奇過沛悼詩曰平生金石見臨危就
義從容子亦隨千載山河遺縣在一門忠孝史官知
故鄉佳近文丞相先德傳從魯太師欲酹荒墳何處
是離離芳草淚空垂學士劉球和云父子捐生總蹈
危精魂常與日光隨縣南荒壠遺民識地下丹心故

老知雙節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後賢師古今載筆皆公道共使淸名百代垂子另有萃忠錄一帙錶顏之事備焉今見二詩併記於藁

馬踐犬

芥隱筆記歐陽與同院學士出遊遇馬踐犬死於道公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臥於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莫若逸馬殺犬於道摺虱詩話又載此事爲穆修云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云有犬死奔馬之下沈存中云奔馬踐死一犬

以為渾成過穆張也予以二書所紀必一事也乃因前人之議而後人復擬以較勝耳文意固似歐陽者然據其時則穆在先矣芥隱之言恐亦簾視壁聽者耶亦未為古五十年前予同編修金美之知縣顧潤夫員外王蔭伯共論此事予戲曰馬逸踐犬死可矣何數賢之議如是哉金戲予曰可惜當時無汝予徐曰歐穆何可當也但以一言論之耳顧曰然今偶見二書不同思三君俱卒識之

碧沚詩

吾友豐考功坊納凉碧沚詩曰鑑湖洲上晚凉歸散髮披襟送落暉鳴雨乍收微雨續黑雲輕載白雲飛水風度篠偏流座山月穿松故拂衣條忽陰晴堪一笑年來世事已忘機此詩流麗暢逸而第七句關鎖處卽景生情警拔深契雲卿家法好事者以爲雨時可有日耶此於無過中尋過矣予嘗以杜詩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亦可以議論也蓋桃花落於二月柳絮落於四月鷺鷥高飛鷗鳥掠水黃鸝則穿林度木而已安得有同飛之理耶此特舉目前

一時之事不可拘於常理

鴈燕四律

謝宗可有白鴈詩而顧文煜亦有之袁景文有白燕詩而瞿宗吉亦有之膾炙人口惟謝袁之作也予嘗併得而讀之恐亦無相上下咏物極致眞可謂一律也今人止知謝袁故并錄以供具眼謝曰翅老西風絕徼瑕秋江難認宿蘆花雲邊字缺銀鈎斷月下箏閑玉柱斜影亂飛鷗回遠浦陣迷宿鷺落平沙聲聲喚起蘇郎恨爲帶胡霜染鬢華顧曰萬里西風吹羽

儀獨傳霜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
素煇錦瑟夜調氷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
離羣久皓首江湖猶未歸袁曰故國飄零事已非舊
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
柳絮畫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相
忌莫向朝陽殿裏飛瞿曰脫却烏衣絕點瑕銀屏珠
箔舊生涯玉京老去粧初改王謝歸來鬢已華避雨
有時粘柳絮夢雲何處認梨花飛瓊不向瑤臺去却
入尋常百姓家四公顧子光遠姑蘇人終郎中袁雲

間人終侍御瞿名佑錢塘人終教授皆國初名儒惟
謝元人

神童對

嘗聞何仲然入場時最少其兄背以進之御史見而
口語一對曰弟騎兄作馬遂應曰子說父擾羊又聞
老袁元峯十歲時縣審里役於清道觀隨父至觀不
畏而立於人前知縣見其如成人喚問何人家兒也
其父忙應之知縣曰曾習對乎曰方學之時有雙鶴
飛鳴知縣遂曰三清殿上飛雙鶴袁應聲曰五色雲

中駕六龍縣主驚喜與果而退少間學諭擡酒來飲縣道其事而諭曰恐正讀此詩而即換其車字也衆曰亦難亦難因復召見語之曰投子四方開六面袁郎曰丈夫一德貫三才衆遂驚愕此眞可謂神童也

恰字

恰字有三義適然貌用心也又鶯聲杜詩皆具之如野航恰受兩三人當訓適然恰有三百青銅錢用心之義也自在嬌鶯恰恰啼則聲矣猶覺察不察此意反引廣韻云恰恰用心啼非止聲也豈非不知字義

而誤以一偏言之耶

唐宋用字之别

陸提學舉之有句云巖邊桂樹團丹露石上苔花閣綠雲王蔭伯爲更團爲生閣爲動陸聞而喜之夫律詩妙在活字觀生之於團動之於閣可以悟唐宋之别矣

破題

嘗聞或因俚語或因事物滑稽者以之爲題而作破雖無驚人之才亦得游戲三昧錄共閒談不猶愈於

諺言者乎疕人云仰足觀於天文俯難察於地理月
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邇於天者未嘗有
遠近之殊感於人者不能無悲喜之異看看月上蒲
萄架那人因甚不來也最苦一雙鳳鞋閒在繡幃下
破云時至而人不至君子疑其人之有所拘物偶而
人不偶君子傷其物之無所用樓屋破云占天之有
餘補地之不足父子東廁父子座席破云事之至急
也不擇地而施居欲其安也必嚴分以處三月大雪
未幾雷鳴又雹破云陰極而凝寒欲驅其寒必有物

以麗諸天陽極而生怒欲殺其怒必有物以投諸地

俗語本詩句

今世所道俗語多詩也如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詩何人更向死前休韓退之詩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羅隱詩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李白詩世亂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舉世盡從愁裏過誰人肯向死前休仔細思量底模樣皆杜荀鶴詩事向無心得章碣詩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忍事敵

次星司空圖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來時朱灣詩自已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説詩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馮道詩團團似磨驢東坡詩眞箇有天沒日頭宋神童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睡到人間飯熟時本朝錢宰詩月終齋滿誰開素日暮一爐麩炭火樂天詩田婦有嘉獻潑撒新歲餘韋蘇州詩前稿已拈出全篇者六人今欲省刻止揭其名

風水

易曰俯察乎地理詩曰相其陰陽書曰乃卜澗水東

瀍水西惟洛食是古人必明其陰陽而又欲協乎天也至晉陶郭出而方有地理之說嗚其葬地及後紛紜立論斯又下矣士衡有曰是氣先天地而常存後天地而固有氣盛而化氣衰而朽藏以承之于焉悠久則亦論其理而欲安其體魄也景純即雜於相術故於葬事則曰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葬者返氣入骨以應其所生考之士衡之後四世拜公景純罹害王敦禍不旋踵是葢據其理者獲其報主其術者致其害葢觀秦漢以前聖哲帝王曆見疊出晉唐以來著

書擇地術亦精矣富貴之久子孫之多何嘗過於三代哉天蓋生人不由人力若吾太聖張眞人未聞其先之葬也何如歷世又孰有過者哉或曰如子所云地無吉凶親委溝壑諸先還言而朱蔡亦不足輕重矣子應曰地必擇吉葬必盡善豈可一切委之於無用而不問耶但當擇其寬厚聚氣之所無水泉螻蟻之屬卽爲吉矣葬已善矣祖宗神靈必亦安矣彼安而已亦安也又何必深求衆合克應以求其富貴利達哉故朱子曰子孫藏祖考遺體必致其謹重誠敬

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程子曰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子孫盛也余嘗譬人之坐臥也得其所則心安魄靜可以長久可以歡樂可以生育也善乎歐陽玄曰作室先主乎寢所相墓先安乎親靈是惟欲其安而已今乃委之術士只求其富貴利益於子孫豈孝子慈孫之意耶且人家之子世多不才父母親教之而尙不能從况欲枯骨以蔭之耶苟但求其美地雖未必盡合於諸法惟取山水之相因氣脈之凝聚所謂精光時露於一分者然而登山之際形迹指陳亦未

可得也況欲從其野師俗巫遷就謬言以成何局以圖未來利益何其愚耶且欲報其愛親之情以竊山川之靈秀以致子孫之富貴已逆其理矣逆其理而受其害者十常八九自然之理耳何以言之世之術士得陶書者爲陶得郭書者祟郭得楊曾之書與各書者紛紛藉藉眞僞純駁世之聖賢卒難以辯是以淫巫瞽叟遍滿天下蒙昧倉遑之際托之以貽禍害往往見之葢以不惟其理而惟其術惟其術而又不精也謝子期嘗曰世間萬事欲順惟風水金丹要逆

蓋以生氣周遍乎天地浸灌於一身善攝生者識生氣之根凝於一身善葬地者識生氣之止欲聚之於一穴竊取生化之機豈易得哉一錯其旨其何不致於蹙壽致禍也然而名卿士夫專信其術迷而不返貪心使之可慨也夫

又

劉文安公曰地惟由於術則通其術者得吉悖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祇而能毋薦類耶天惟德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

僞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
余又嘗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
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
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亦曰主者福壽
良師輻輳主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而非天也以近
驗之吾杭邵氏之家舊矣至公明而有聲場屋徒有
名而未第生二子俱登進士公明曰使吾家葬地善
耶不當隔余而發其子使不善耶吾嘗安飽今子孫
繩繩又多富貴豈非天生二子因有以得其地利耶

苟以術者言之必以邵氏之墓善矣是公明之言反爲謬戾者必有所歸也又嘗驗之吾家葬地俱當五害伯叔五人俱富於財因以墓不佳而尋師求地遂無嗣日先君曰汝輩皆有子而我獨無汝輩皆宜擇而吾當守其先葬余妻而與已焉繼而吾母老而余亦知地之不佳也意其二百餘年之墓三代不可遷者因吾毋而遷二親寧不動其遺骸而求富貴吾心不安因亦卒葬焉然而葬前母蔣先君無子葬吾母時亦無子後考生余余又三子矣百五十年間伯

叔之墓木雖已抱矣皆之子嗣豈非信淫巫瞽叟之過歟究而言之又豈非由於人而成於天歟至於陰德之說亦術士之所不棄故卜氏有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又曰必欲求滕公之佳城須積叔敖之陰德此又意外之論亦歸之天而已

七修續稿卷五終

七修續藁卷六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事物類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有舞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館記有舞馬又異物志云大宛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一種其來久矣廣川書跋以馬異

於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親見其圖矣胡未能述其眞予讀唐史明皇敎舞馬百駟爲左右部因謂之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昇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黃衫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牀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牀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驥舞華陽杜詩云鬬雞初賜錦舞馬更登牀徐積詩曰繡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蓋渥洼泥皆其證也樂天雜錄南舞馬者

乃人解於牀上非也

噴嚏

詩曰願言則嚏註云汝心思我則嚏也今人嚏而云有人說已豈無謂哉故漢有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東坡有曉來噴嚏爲何人之詩來亦遠矣昨見柳氏舊聞一嚏事雖非正義贅之亦可發笑也唐玄宗友愛諸昆弟一日同寧王飲食寧王挫喉噴食上鬚王驚慚不安玄宗亦不悍黄幡綽在側曰不是挫喉乃噴帝耳帝遂悅因戲曰幡綽佞臣乎黄又曰臣知上思

臣臣乃願言則嘘耳帝又大悅

魚袋金花帖子

魚袋始於唐高祖取李淳風鯉魚得衆之讖又襲古義魚符之事故製爲魚袋以藏符契也懸之於帶有金銀緋紫四種論官職也開元以後勅非戰功不給歷代因之宋仍以品級定四種云金花帖子報進上之名亦始於唐至文宗時革之宋則復用也似在南宋不用見中興紀聞先祖條然考其制用黃紙塗金大書姓名於上下有兩知舉官花押仍用白紙爲套貯之亦題

姓名於上登第者隨附家書於中云

痘瘡

痘瘡見在胎時受母氏熱毒穢氣而成遇陽長之時發也故醫書載人身有三穢液毒之說焉又曰痘因熱毒而生古今以兒生時即挖出口中穢血未食時與飲黃連汁使胎糞同下此治痘之源最爲有理蓋兒在胎而食穢啼聲出而穢血下矣麗氏以爲天行痘瘡漢魏以前經方不載建武征虜而染來呼爲虜瘡此成胡說也夫人生出痘自爲常理壯夫征虜染

於小兒據可信乎既曰天行又曰廣瘡不亦自相悖乎虜人不生痘瘡以其不食五味也東漢方書不載正見古人飲食淡薄非若後世膏腴厚味也考之極蒜由西漢通東夷始有美酒佳肴至唐方盛發於晉唐以後彰彰矣且痘於富貴者多重貧賤者常輕尤可見其母氏所食而然也至有不出如吾母重出如吾友陳敬亭之子則又原受毒氣至有輕重不爲常也已

婦女殺賊

正德間流賊劉六等剽掠山東一日過東平州而

中姑嫂三人避之方回一賊遺後見其姿色美而

入林莽污其大姑與嫂矣將污幼妹妹俟其上身兩

手交按賊頸號叫之嫂遂踞坐賊背大姑抽賊刀斫

其腦以死報官準賞格嘉靖壬寅北虜入山西汶水

兩賊至一村有姑嫂二人急避而姑下枯井嫂爲賊

擒以問適尙有一女何在對以井中賊以有物隨下

矣一在上而一下以筐扯女起視之無物叱立井傍

欲污也方復起賊姑嫂見其用力因勢共推賊落而

下其土石焉二賊俱死於井播之四方予聞二事而感楊鋕匡薛花娘之樂府幷誣矣第人患無心耳東平之事虧其小姑成其大功[illegible]水之賊雖得其機實多其勇也

鹽

天地之元氣寓之於水故水能載乎地也然水體輕清者則上浮而淡重濁者則浚下而鹹故曰海鹹河淡鹽井有深至五六十丈者陵州者乃一也東南皋下煮海爲鹽易成而最廣所謂斥鹵潤下水泉鹹滓積而成

鹽耳若山西忻崞平原彌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爲鹽由地近滹沱亦卑下也沙漠有鹽澤河東有鹽池者又非是歟常晒陳水南云大谷榆次地高産鹽又且尋丈之間復能種藝尤盛此不可以常理論殊不思生氣既厚泉脈不泄而爲井則峻發於上種植亦茂矣第鹽池凡物下皆面成鹽眞理不可曉也情未經其地目審其事以尋繹其理耳

從葬沙板

以人殉葬見於黃鳥之詩秦穆公事也及讀史記秦

本紀武公葬雍之平陽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又曰至獻公元年方止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言殉焉其來遠矣惟黃鳥彰彰者爲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後世帝王意亦有之或宮人一二少而無聞焉棺用沙枋意起於宋後蓋聞古塚之發無沙棺而惟誌石五金之類及讀程明道文集記葬曾祖累歲求其不朽之木後因咸陽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尚在又某寺完地而得古棺裹以栢木某地修城得古栢堅潤如新且思栢木之理詳察地中之事因

用之以葬七柩據此則南宋以前無也情未有以栢
木與沙枋同埋數十年以試

古鏡

世之古鏡多出北方古墓人知而寶之未知墓出故
也按漢書霍光傳光之喪賜東園溫明服虔註以東
園出鏡之所予恐溫明鏡名也又按癸辛雜識云世
大斂後用鏡懸棺蓋以照屍取光明破暗之義據此
二書則知鏡在於墓其來已遠而取義亦明白也意
其開一墓而得鏡不一似古人送葬者皆贈之如今

人之綿箱耳

樹蟲

舊說桐梓之蟲樹下擂鼓其蟲自墜予意鼓音寬膊其聲氣既振於下則物之小者因聲氣而解體隨之以隕理也癸辛雜識以桃樹枝柯生黑小蟲用多年木燈檠掛於中紛紛然墜下矣此不知何說也

華亭兩縣丞

嘉興儒學陸汝霖謝學贍而精於時文聲聞籍甚門生多仕負志拔貢去仍入監應選扶病殿試常道憐

其才卷雖不終而特選華亭丞以地美且近也奈何到任廿日卒湖州顧某董編修前妻之弟步糧至京相見續取之姊乃吳冢宰女也女以姻家俱官此獨可布衣乎告夫懇父必欲與之官時開輸粟之例倍者竟得入選二家因為納銀竟選華亭丞在任數年而富貴踰常也嗚呼以明經俊乂辛勤一世而不能享一日之尊榮以布衣白丁藉八財勢而一旦有終身之富貴人生豈非命耶

摺疊扇

摺扇由成化初高麗貢至朝命效製以答復書格言以賜羣臣民遂效而爲之故水東日記云起自本朝人隨道焉不知北宋已有之矣故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又見於猗覺寮蒲葵扇條豐坊亦曰家有趙彥所畫摺扇陸儼山亦有楊妹子所書絹摺扇似皆以絹爲之故古有紈扇羽扇而無紙扇之說是也熙骨泥金却起於日本而中國倣之以金耳

哥窰與龍泉窰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窰生一所陶者爲哥窰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爲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淡不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脈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窰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窰至今溫處人稱爲章窰聞國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楊曹仙佛

吾師楊長史之父冲杭庠士也篤好仙術一日過麻

衣人於途曰有客寄書於宅君知之耶歸果得書開緘則唐仙人張平叔一拜帖也意乃仙降求之愈切人以痴呼之逾年復又遇之拜懇欲隨麻衣曰子緣淺難成功名亦不大科甲在後人也記之勿泄忽然失之後仕額之教諭麻衣又至家人因詢之楊語其所以不久捐館甥孫曹岳斷乳食素信心於佛一夕夢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環郎時升起過屋岳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二矣仲冬復夢此僧曰在橫河橋待明發不語家人尋至其處果見

一老僧坐堦岳拜之欲隨僧曰我長往湖湘矣汝可
隨乎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肆僧澡面見
其十指甲拳縮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人共駭然食
飯數口而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擲之岳惜未應
猶同至蘇州僧又曰擲金乎岳又不應且思家淚下
僧曰汝緣淺汝緣淺指側舟曰可倩以歸時順風一
日夜至杭矣試觀二者知仙佛果有也惟誠心求之
未必不驗而成否乃其數爾

三高人

永樂初溧陽徐尚書爲濳匿建文朝廷抄戮一門有[illegible]女發入樂籍色長陳儀陰脅之不使汚辱後遇赦[illegible]爲嫁之尚童也聞鐵鉉能詩二女亦儀成全以從[illegible]天順中泰州馬士權爽士也素與學士徐有貞交[illegible]爲石亨輩誣奏云馬所知也馬受極刑而無一言[illegible]及徐徐感之許一女爲婦事已負其婚馬終無怨之言又昌平侯楊俊亦爲石亨搆誅有娼婦高二誅生祭楊而收屍嗚呼在士權賓人之所難能而夫樂婦又能爲人之所難爲眞罕矣舊不知高之

名已見正稿奇諺類今見載之客座新聞併陳馬事復錄於
藁

燕

燕水鳥也故名玄鳥簡狄於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
南子曰燕入水爲蛤爾雅翼曰求雨者投之堨泉郎
潦入食燕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來去皆避社日
不以戊己日取土爲巢書戊己於巢則去皆因其土
克水故也埤雅載其事而不能明其義顧況詩云燕
燕于巢綴緝維戊抑錯矣樂天爲之序又云不以甲

乙啣泥此可謂既失之鷰又失之蟥矣

蚊

白鳥有二曰蚊見夏小正丹鳥羞白鳥註蚊也又曰鷺見杜詩黄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見齊東野語引吳興志有豹脚蚊子亦見大戴禮

浮炭

陸放翁筆記云陳無已貧見其手札每問酒務官托買浮炭浮炭者投之水中而浮之故今人曰麩炭訛

也觀此訛之已久但事小人不之辨耳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予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蘸之點燈方知如空青必貯之古銅器中月以水濕之不枯死也蘇合香丸藏用荷葉包裹然後不乾相同

八駿

周穆八駿之名舊矣唐太宗八駿有圖并事子俱載正彙事物類成祖八駿曾鬮劉呆齋有咏今得名歲

抄曰龍駒曰赤兎曰烏兎曰飛兎曰飛黃曰銀褐曰褭驪曰黃馬觀其名既殊於前之二種無事實而又皆中箭被傷恐亦後人因數皆八而文以傳之歟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觀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為世寶也予意恐即文選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志載海月如鏡白色正圓有腹無口目可炙食又緯畧引郭璞江賦晉安海物異名記侯鯖等錄明玉珧處俱不言製鏡之

事後與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所從來則曰舊任甘肅夷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若人言也毋疑而問人豊南禺曰乃活大車渠之珠囊製之者常養之懷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人養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書出而傳之博識者必有以告我

古今人形不同

古人豐偉長大者書載之矣如三國姜維死時剖膽如斗大宋張世傑死海獲屍焚時見膽如斗大則其人如何其長大又未見載之書是知古人較今自長大昨四都鄉人掘地得髑髏如斗大者人皆駭之此必宋元人矣故聞利州有則天像長七尺成都有孟蜀后妃祠堂皆極修偉福州大支提山有吳越王紫袍寺僧升椅舉領猶拂地則知古今人形不同

王錢門對

舊聞弘治間吏書三原王公恕署門曰任於朝者以

饋遺及門爲恥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嘉靖間藩司參議揚州錢公蝶可門署使所屬衙門寺觀帖焉對云寬一分民受一分見祐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難欺吏卒子聞而喟然此郎王尙書聯也二公非心事光明胡能門聯如此哉故王近世冢宰難及而錢忤當道不久去然二對近入不知前乃眞西山奏疏後亦古語也惜忘之

大蜘蛛

幼讀酉陽雜俎載蜘蛛大如車輪者以怪不足信及

聞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鬭而龍爲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絲蛛不能爲遂爲龍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予復將信而將疑也又讀雙槐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鬭死事友人吳兩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間一夜爲龍來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湧數里舉家遭害然後知六合之內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爲怪也

香臺百咏

香臺詩集吾杭國初瞿宗吉所作擬玉臺香奩而各
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續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
旬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稿每讀每嘆其學博才敏
近時少其人也昨讀蟫精雋又知先輩徐百齡為之
註張天錫為之序惜無刊本未知其子孫有藏稿否
又甚惜焉或曰博與敏可也然其題咏不出閨房賞
玩不過風月殆非莊人雅士之為殊不思古人有云
咀靈芝之而噉甘露情動乎中援鯨牙而扼天欃夢遊
於外自可與知者道此布帛菽粟固人間至寶而海

錯蔬菜亦可少者哉展轉於懷筆之於囊

戴進傳

永樂末錢塘畫士戴進從父景祥徵至京師筆雖不凡有父而名未顯也繼而還鄉攻其業遂名海宇鎮守福太監進畫四幅并薦先生於宣廟戴尚未引見也宣廟召畫院天台謝廷循評其畫初展春夏謝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謝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顧對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畫原對漁父似有不遜之意上未應復展冬景謝又曰七賢過關亂世事也上勃然

曰福可斬是夕戴與其徒夏芷飲于慶壽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竊其度牒削師之髮夤夜以逃歸隱于杭之諸寺爲作道佛諸像故今花藏潮鳴尙多手迹吾友張濟川家亦有天王斗聖數十幅繼而廷循使入物色戴聞雲南黔國好畫因往避之值歲暮持門神至其府貨之其時石銳爲沐公所重石見其畫曰此非凡工可爲也詢戴同郡人遂館穀之然終不使之越已又數年謝死而少師楊公士奇太宰王公翺皆喜戴畫歸則老矣先生循循愉愉入樂與友凡親友

不給者每作數紙與之人爭貨焉其點染顏色妙奪造化鋪敘遠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諸家無不能王楊二公嘗稱其畫當與古人相頡頏卒時七十五天順六年秋也字文進以字行號靜菴又號玉泉道人先生沒後顯顯以畫名世者無慮數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呂紀之翎毛杜菫呉偉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衆善又何人歟誠畫中之聖今得其片紙者如拱璧焉去後

又何如哉嗚呼公藝精而不售展轉爲競藝者所忌
卒死窮途豈非其數哉然而後世名畫者莫可與並
又豈非道理之不可誣哉賀御醫誌墓避時而不詳
止云爲藝所忌予過橫春橋見其墓淒迷於蒼莽之
中祀絕而將爲人發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書其傳
云草橋子曰退之有云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
其光曄戴嘗犇走南北動由萬里濟形捉筆經幾春
秋無利祿以繫之也生死醉夢於繪事故學精而業
著業著而名遠似可與天地相終始矣究其當時不

過一畫工而已嗚呼世之赫赫目前以富貴驕人者
名隨身沒不知所自樹視此寧不愧諸

七修續稾卷六終

七修續藁卷七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奇謔類

佛睛黑石

廣西全州無量壽佛寺中佛即無量眞身也其目睛指甲與生人無異目視物而能轉甲年久而亦長湖廣永州浯溪之涯有黑石焉較他石爲少細視之暗然以溪水滌之則浯溪之景全現於中若鏡照然好事者舁聱於家水洗經日與頑礪者等也復舁之舊

處光則又如舊矣鹽滷雜以他水但要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上之水至舊痕處則取去者皆他水而滷盡在也或以甑箄隔之亦可以他物則難分矣此皆理之不可推者

碑樓

徐武寧王之墓在鍾山皇陵之右神道碑乃我太祖之筆也碑因高大爲樓以居石磴以上登者卽時必病人莫敢蔫予嘗聞之昨友李見石之子登之果然豈非太祖在天之靈不容人之在上耶

水石變異

春秋石言於晉歷代少見也弘治間陝西慶陽府天雨石子大如鵞卵小如雞頭皆作人言春秋水鬭於穀洛亦以罕矣正德間直隷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見實錄

老人

錢希白洞微志載雞窠老人如小兒事嘗以為怪未信昨聞會稽季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寶慶時有事於所屬新寧縣未至縣五十里宿於山中民家堂前

架一度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長可尺餘立則露首聲唧唧如燕子語問之乃其家遠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進一盂水而已季益質實不妄語者據此與鷄窠老人不食不語相符而實有矣夫人老而體縮由氣血衰也氣血衰而聲音低理也但骨胡能短食胡不進而長生似與天年百二之說戾矣夫天地間自有一種間氣所生者如輟耕錄所載人腊是也如筆談所載呂縉叔終時如小兒病也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血舉家驚惶至暮町畦間俱是也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算焉又明年六月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塘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異妖

舊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畫有王者

一人車騎數件男女侍衛者又數十人晃晃動躍頃
下坐列於廳奔走應答眞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
告曰尊官何來何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暫過借宿
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於汝也一時婦女進
於內僕從或爨於廚或易於市或服役於庭除車馬
行李各置其所逐主一家於客室柴米家具與之共
矣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橫
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
主當焚某處房屋其人恐疑問某地之屋已焚矣辦値

急付其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空而去余以官寀埶
巳丑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象山縣梁家忽至一
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
而迎之啓以尊客素昧居宅何處嫗曰女翁出外乏
主物特來相倚世爲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爲
祟急辦牲醴以賽之嫗怒曰吾非爲禍之祟何爲生
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
國邑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也半月始去以此證彼
信有之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

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數或乘馬或步持物劉歆以爲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李伯時天馬圖

宋元祐間外國進至三馬李伯時愛而圖之卷成而馬俱死矣聞出客青集而予未之信也昨觀雲煙過眼周公謹細爲紀之其馬之名色形數來歷日月又引曾跋以證之跋曰元祐庚午余來京師見脅亢九

文於龍池寺曾直謂余曰異哉伯時貌天廄滿川花
廄筆而馬殂蓋神駿精魄皆為伯時筆端取去實古
今異事當作數語記之後十四年當崇寧癸未余以
黨人貶零陵曾直亦除籍徙宜州過余瀟湘江上與
徐靖國宋彥明道伯時畫殺滿川花事指余親見也
余請九丈當踐前言記之曾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
過後二年曾直死貶所又二十七年余領浙漕當紹
興辛亥至嘉禾與梁仲謨吳德素汎舟訪劉延仲於
真如寺劉出是圖開卷宛然疇昔俯念四十年憂患

餘生獨存殆若與身也因詳序本末使後來者知伯時一段異事亦曾直遺意耳據此則實有是事真可爲異又嘗聞傳神之人云凡寫病者之照肖之則病人多死豈非亦收其精魄於繪事耶況李術至精則通神矣故世傳龍眠常畫一龍止風雨而點睛遂爲飛去夫雲煙過眼無刻本而抄者多訛且少也予因略正數字錄之於稿或傳之於人庶幾不沒李黃曾三公之意也曾名紆字公卷空青其號官至中大夫

透光鏡

周公謹記鮮于伯機有透光鏡一面映日則背花俱見凡突處其影皆空余嘗賦詩也又謂郝清夫亦有二面一止透半一透之不甚分明紀於雲煙過眼錄予意此必鑄時或異而用銅用藥非常者矣如唐時揚州所進水心鏡乃神龍之化耳據是則周穆之火斧能照暗室如晝始皇之方鏡能照人五臟雙槐歲抄云成化甲辰宿州墾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農夫驚異而碎之亦同也巳

尙書夢

予一夕夢尚書王華盛公來顧明日訪中翰葉柳亭葉欽園閒出冊示之乃盛園別詩也予因告其非夢今見之非數焉翻拍又見尚書梅林胡公之跋語葉曰此尤有大數之說廿年前三茅道士夢胡立祠之地有豐碑大書尚書位三字是胡科舉之年天已定其平夷之功建祠之事矣彼此又相駭然嗚呼梅林功業之大恩德在杭數當見於道士之夢也而盛之詩葉之欽瑣瑣一事亦見於區區之夢豈非諺謂飲啄有一定之數即食叨富貴者於此可警

郭季

郭子儀三十年無緦麻服見之史異也吾友季太守本雖非郭之盛家指亦幾千矣三十年家無死者亦異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荊棘叢密衣體俱為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為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甕以行途

閒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爲一蛙而費苦錢糧人
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交作淋漓遍
體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甕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
仍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
僧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甕
中又無矣予舊聞蘇人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
波日取金線於天井山之事亦然意於正蒙辨證類
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龍只是獸人得而玩
者非也今益信諸

屍行

成祖時都御史景清犯駕伏誅以屍楦草懸於長安門是夜夢清仗劍繞殿逐上明日駕過門忽然繩斷屍行手指若犯駕狀夫夜夢有之而繩斷亦有之屍行手指何物使之哉

周費二夢

嘗聞大宗伯周公洪謨鄉貢上京時舟至維揚夜見一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遠大公曰子何人而有是言對曰吾友鶴山人丁某倏然不見似如

夢然後公官南京以書詢揚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訝之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時蜀府教授及詢其形像亦同江西閣老費公宏中鄉試時無錫金廷輝為主考閱卷夜倦恍惚見一丱角生揖而告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願賜薦拔驚覺似夢忽異而遂以是卷置案上二三場復夢此生又至如前言因遂尋號取之揭曉費年正丱角貌又似主考問其夢不知也予嘗二事往來胸中丁之神已托生而費又不知也則神其事者誰耶以鬼神特假其靈與何形像之相

似耶以爲好事者爲之耶則周公嘗自有詩云生死
輪廻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
表歸來又姓丁金主考乃少卿都南濠年家都親與
余言者此理竟不可格是果三魂七魄之說哉

七修續稾卷七終